

“霓虹时刻”，如何点夜成“金”

夜上海正用氛围营造串联起“文商旅展演”，让消费和体验成为一种主动



晚7点,杨浦区大学路上摆起长街宴,人声鼎沸。在云南美食特有的香气中,附近高校的老师、书店主理人、居民围桌而坐,聊诗歌、谈生活。夜上海正用氛围营造串联起“文商旅展演”,让消费和体验成为一种主动,点夜成“金”。 资料图

傍晚5点,落日余晖为静安公园的悬铃木镶上金边。法国电子音乐家觉然(Laurent Lettr é)已经开始为演出作准备。再过一小时,一出视听盛宴将在公园草坪上演——音乐家用生物传感器捕捉植物“脉搏”,将其转化为光影节奏,成为音乐表演的华彩。

晚7点,杨浦区大学路上摆起长街宴,人声鼎沸。在云南美食特有的香气中,附近高校的老师、书店主理人、居民围桌而坐,聊诗歌、谈生活。

晚8点,长宁区上生·新所孙科别墅内的灯光是暖橙色的,光晕在墙面上攀爬,勾勒出影子的轮廓。沉浸

式咖啡戏剧《新月·志摩》的演出渐入佳境。演员们近在咫尺,观众们聚精会神。

“五一”假期,随机定格一帧夜上海的片段,热闹又讲究。暮色将倾,华灯初上——严格意义的夜上海从当日傍晚6点开始,至次日早晨6点。不过,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更愿称之为“霓虹时刻”,这是一天中情绪价值浓度最高的时段,也是商家争夺“注意力经济”的关键时刻。灯光、展演、外摆位,不一而足;夜上海正用氛围营造串联起“文商旅展演”,让消费和体验成为一种主动,点夜成“金”。

用光的流动性破解商业空间的区隔

街巷的烟火与商圈的流光溢彩,二者的鲜明对比让人着迷。法国人的浪漫主义在上海找到了具象画面,竟然将此称为一种氛围,一种家乡的感觉。如今,他也成为这座城市氛围的营造者。

5月1日至11日,静安国际光影展主办方邀请国际知名艺术家、电子音乐制作人以及国内青年艺术家,同时联动南京西路、静安寺商圈与苏州河·苏河湾商圈,打造一场集光影艺

术、文化体验与消费于一体的活动。

“光具有延伸性,是最好的介质。一束光打出来,就能覆盖、串联各个空间。”光影节主策划朱凌飞说,团队希望用光的流动性破解商业空间的区隔。当市民循着光轨漫游,消费自然会成为探索城市的主动选择。

从表演现场观众热情的反馈中,觉然嗅到个性化体验在上海的市场:“我期待与上海的科技公司合作,加强表演的互动性、科技感,让更多观众能够接触这些艺术概念并为之埋单。”

霓虹时刻需要五光十色的光影提亮视觉,也需要渗入日常肌理的微光点点,温暖身心。

“五一”期间,日式餐厅眷屋深夜食堂在沪上又开出两家连锁店。餐厅的消费主力以年轻人为主。主理人樊红侠这样解释氛围感的打造:“店里灯光均是2700K色温的偏暖黄光,光束呈15度照在榆木制的桌面上。我们摸索许久,觉得这种视觉感受最让人有松弛感、有倾诉欲。”樊红侠记得在长宁区天山路的分店,曾看起来寡言少语的食客深夜进店,几串烧鸟、小半瓶清酒下肚,与服务员聊起了人生,滔滔不绝。当时他也在场,头一回真切感受到人间烟火味,最抚凡人心。

在杨浦区大学路街区,街区所属的五角场街道与杨浦区绿化市容局、瑞安集团一起通过夜间灯光亮化工程,增加整条街的氛围感和消费者的体验舒适度。

把街面打造成充满惊喜的“盲盒”

一把外摆椅,可以是用餐位也可以是最佳观众席。

气温回升,拆掉保暖风挡的大学路,热闹更加一览无余。大学路街区,是全国首批“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”五角场地区的核心,沿街的外摆位是这里的一道亮色。霓虹初上,各家商铺透出色调不一的灯光,为

门口的外摆位添上了一层独家“滤镜”。大排档、墨西哥美食、时尚茶饮……附近生活的居民、大学师生、互联网公司白领流连其中。

为了聚集客流、带动消费,大学路70多家商铺都设有外摆位,近一半店铺50%的经营都依赖室外。经过对外摆位的设置面积、方式等细节的深度评估,今年3月,五角场街道又更新了一版“沿街商户外摆位规范”,对主马路和各条支马路的外摆放置都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。“我们推荐商户使用木质或铁质桌椅,尽可能避免使用对比度较高的白色或浅色系塑料材质桌椅,以提升街区整体格调,维护好街区整体风貌。”五角场街道营商办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
眼下街区“二次元”氛围也愈加浓厚——一边是谷子店、一边是跨界餐饮,吃着美食还能“偶遇”把街面当舞台的戏剧快闪、人文表演,夜晚的大学路犹如充满惊喜的盲盒。

在上生·新所,无处不是观众席。今年“五一”是上海现代人剧社在上生·新所参与的第五届长宁咖啡戏剧节。此前,他们在鸢尾书店演出过英国名剧《雪莉·瓦伦丁》,在SeeSaw咖啡馆上演过原创戏剧《偶遇》,在Oats Light咖啡馆演过原创戏剧《情迷爱尔兰咖啡》……周边居民早已习惯处处可观戏,咖啡馆对演出翘首以盼。

“咖啡馆到了晚上生意相对冷清,我们的演出延长了他们的经营。商业与演出的业态融合越来越受经营主体欢迎,两者互为依存、互相促进消费。”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余说,眼下沪上有不少音乐酒吧也申请了演艺新空间。这类经营主体很希望能在晚上7点30分至9点能有一场戏上演。看戏的观众可以留下来作为夜间业态的消费者。“五一”期间,剧社首次在松江区广富林一栋民国老宅演出音乐剧《小城之春》。这家白天主营咖啡与茶的店铺,有了独属于自己的霓虹时刻。

■苏展 刘力源 王宛艺 (来源:文汇报)

全城有戏,剧场成“聚场”

社会大美育环境下的文商旅联动,正在让艺术成为市民的全新社交方式

这个“五一”假期中,一辆特殊的“集装箱卡车”停在苏州河畔,这是“2025上海·静安戏剧节”的移动集装箱剧场,在综合商业体和公共空间,为往来的市民和游客创造包括互动影像、肢体工作坊、声音装置在内的多样化和沉浸式戏剧体验。

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儿童艺术剧场,给孩子的舞台从剧场内延伸到滨江,在五一当天开幕的全新亲子艺术季让台上台下、剧场内外成为不打烊的艺术游园会,传统演艺空间转向打破围墙的开放式公共文化服务的乐园。

在东北角的控江社区,Young剧场今年第二轮的剧场开放日是热闹的“邻里大舞台”,剧场“没戏”的周末,春日阳光像聚光灯照亮了从7岁到70岁的居民们,老的小的在剧场广场上使出吹拉弹唱的十八般才艺。街道负责人给剧场经理发了这样的消息:“能让社区里各种各样的人们参与进来,烟火气相遇艺术范,艺术创造了凝聚居民的氛围。”

在当下的上海,“全城有戏”不仅意味着剧院密布城市角落,优质演艺资源让观众忙于乐于赶场。“舞台”突破了剧场空间和演出时间的限制,蔓延到商业场所、游乐场、甚至街道和家门口,社会大美育环境下的文商旅联动,正在让艺术成为

普通人的全新社交方式,也是当代人的特殊能量补给站。剧场成“聚场”,让沉浸于数字社交的人们在线下重建社交网络。

吃饭是戏,玩也是戏,让“有限观演”扩展到日常可及

“醋浸鲈鱼,鱼籽蟹肉稻荷豆,红豆羊羹。”这是餐厅,还是剧场?这是吃饭,还是看戏?这是静安戏剧节移动集装箱剧场里的沉浸式餐桌互动剧目《五郎的手记》。在45分钟的时间里,参与的观众戴上耳机吃饭,这三道菜是“孤独美食家”五郎亲自挑选的,每道菜附有一段录音和一组卡片,一道菜是一次关于味觉的选择,对食物的选择和吃饭的过程构成一段和记忆有关的解谜之旅。移动集装箱既是餐厅也是剧场,这个特殊的节目并不是让参与者观看五郎表演,也不是让观众现场观看彼此表演吃饭,而是在“专心吃饭”时,从五郎的“味觉手记”里发掘出属于各自的食物记忆。

移动集装箱突破了传统剧场的形态,也让新形态的“戏”和观演关系实现跨空间的流动。除了“吃饭/看戏/参演”三合一的《五郎的手记》,静安戏剧节同时在移动集装箱剧场推出台词工坊、喜剧工坊、打击乐工坊、肢体工坊等,在这些从广场到商场自由流动的特殊剧场里,参与者不是“观众席”

的被动观看者,而是松弛地参与到即兴的表演体验中,短暂地和陌生人建立临时的社群。

儿童艺术剧场同样尝试着把给孩子的戏引入商业综合体,让优质演艺内容“流动”起来。这“流动”不仅意味着营造更立体的文化消费,也让孩子们的艺术体验从限定演出场所和时间的“有限观演”扩展到日常可及。在演出剧目之外,剧院利用互动装置把环剧场的公共空间布置成“科技+艺术”主题的乐园,践行“不止是剧场”的观念,演艺空间转型为开放式艺术体验场所,给孩子们提供了有特色、有温度的公共文化服务。

剧场承载起烟火温度,用文化黏性重构线下的社区邻里网络

移动集装箱剧场带来“流动的演艺空间”,儿童艺术剧场盘活“流动的演艺内容”,Young剧场创造了另一种“人群的流动”,通过每个月末举办的“剧场开放日”,让社区里的老老少少从生活流动到舞台,变身“表演的主人翁”。

2024年一整年,Young剧场做了总共四场剧场开放活动,而今年演出季的前两个月,剧场开放活动已经办了两场。为了提升剧场的公共服务,

Young剧场从这个春夏演出季起,“开放剧场”的艺术教育活动固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。并且,为了推行“人人可艺术”的理念,剧场开放日的活动设置真切地从艺术院团和艺术家主导,转向社区居民“反客为主”。

去年三月,剧场做第一场昆曲文化主题的开放活动时,推出特色节目“晨间练功房”。当时,报名参与的周边居民还是以观众身份到剧场,旁观年轻的昆曲演员们“练早课”。当然,戏曲演员的练功和吊嗓也的确不是零基础的普通人能轻易模仿的。一年后,剧场开放活动再开“晨间练功房”,报名参与者不再是看热闹的旁观者。香港 MW 舞蹈团的青年编舞毛维带领30多个零基础舞蹈素人开启一场“春日舞蹈派对”,在年轻舞蹈家的启发下,社区居民发现自己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身体所能做出的日常动作,以及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在一系列排列组合之后,也形成了人与人交流的“舞蹈”,跳舞不存在高不可及的门槛,普通人随时随地能参与成为“现代舞”的表达者和表演者。

在“五一”假期前的那个剧场开放日,剧场当天没有演出,大剧场落了大幕,关了场灯,而阳光普照的剧院广场成了一片热闹的“社区大舞台”。从清晨到黄昏,先后有130多

个当地社区居民表演了30多个节目。在市民夜校里学民族舞、学戏曲、学乐器的阿姨妈妈们,找到了施展才艺的舞台,“阿庆嫂”们方唱罢,热情的新疆舞又跳了起来。8岁的妹妹弹琵琶,80岁的阿婆弹古筝,起初,街道工作人员担心会冷场,结果一天下来,节目一个接一个没停过。观众席里的一位阿婆说:“看到这么多隔壁邻居多才多艺,我觉得很自豪。”街道工作人员则感叹,聚光灯照亮菜篮子,柴米油盐一样沉淀为文化养分,剧场为平凡生活搭台,激活了社区的生命力。

让“剧场不止是剧场”,不仅不断突破表演空间、表演内容和表演者的边界,剧场也成就了上海城市文化里特殊的“赶集”新民俗。在Young剧场一月一次的开放日,周边居民们了解到“戏”不仅是看的,戏剧也是当代的心理疗愈方式,人们随同艺术疗愈师绘画自己的“人体情绪地图”,或者和戏剧疗愈师一起通过角色扮演探讨“我该如何克服自我贬低”……剧场同时是创意市集,是露天的展厅,甚至是“一站式便民服务”的现场,正如杨浦一位社工参与Young剧场开放活动后总结:文艺气息浓郁的剧场承载起菜篮子的烟火温度,用文化黏性重构线下的社区邻里网络,这是“人民城市”的艺术注脚。 ■柳青(来源:文汇报)